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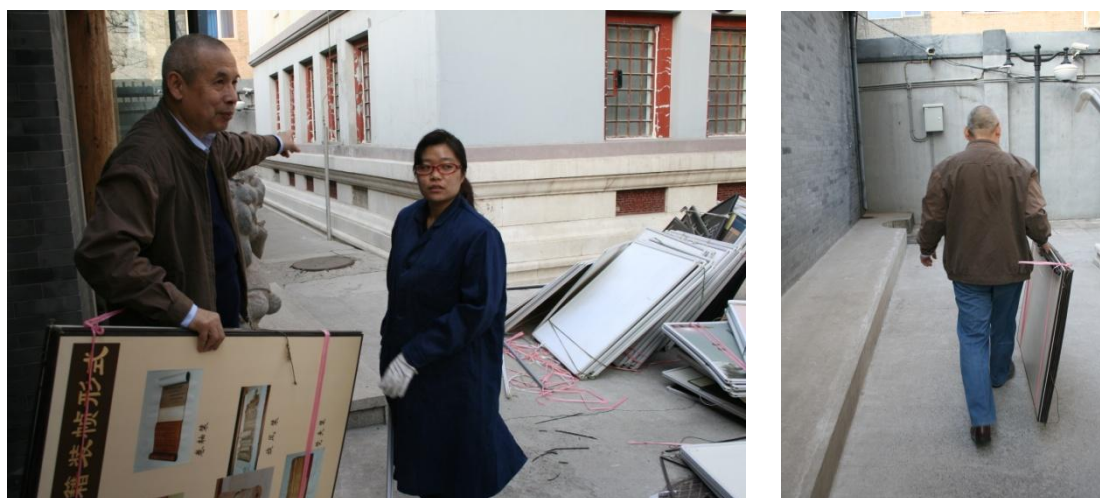
回忆“贾姥爷”在推广组的日子

朱默迪^①

“贾姥爷”这个称呼在我们年轻同事中很自然地就叫开了，不仅仅因为他是我们的长辈，更是因为他对我们特别亲切，就像每个人的姥爷一样。和这个称呼同时传开的还有一句话——“有困难找姥爷”，记忆中他很少对我们“说教”，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“这个我来”、“交给我吧”，永远冲在工作的最前面，用自己的行动默默地影响着我们。直到现在遇到一些难解决的问题我也偶尔会想起贾姥爷，假设如果是他在现场又会想出什么样的巧招儿化解呢。

贾老师退休返聘之后来到我们组主要做展览方面的工作，所以在展场中永远不会缺少他忙碌的身影。但是，在写这篇文章翻看旧照片时，镜头中的他少之又少。每次拍照他都挥手说不要拍他，或者就赶快“逃走”去干活儿了。印象最深刻的还是2012年在分馆举办的“旧京风物——德国摄影师镜头下的老北京照片展”，那时我刚刚接手展览工作不久，欠缺临场经验。展览需要悬挂近百幅照片，面对光秃秃的展墙和有限的工具，怎么悬挂照片是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问题。后来贾姥爷像变魔术一样，拿出一大袋双面挂钩，可以一面挂在展墙上，一面挂照片框。他说这是以前展览剩下的配件，被他捡回来保存着。说到这里，捡“垃圾”也是我们跟着贾姥爷学到的一招，在他眼里基本没有“没用的东西”，许多不起眼的小零件都可以变废为宝。悬挂方式问题解决了，接着又出现展签安装问题，几米长的回形展墙如何保证所有展签都贴在同一位置。我只想到用手中唯一一把长尺逐个测量距离，但是这样就会大大减缓工期。贾姥爷这时候又教了我一手，他说只要用这把尺子先确定地面到展签垂直长度，再找一些长棍来将这个长度的位置标记出来，这样就可以多人同时工作，且可以保证展签位置一致。按照贾姥爷的方法，我们分成几组，迅速地就将展签贴好了。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，看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琐事，然而有时候只有细节之处才能看到真本领。

^①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。



整理旧展板



旧京风物展布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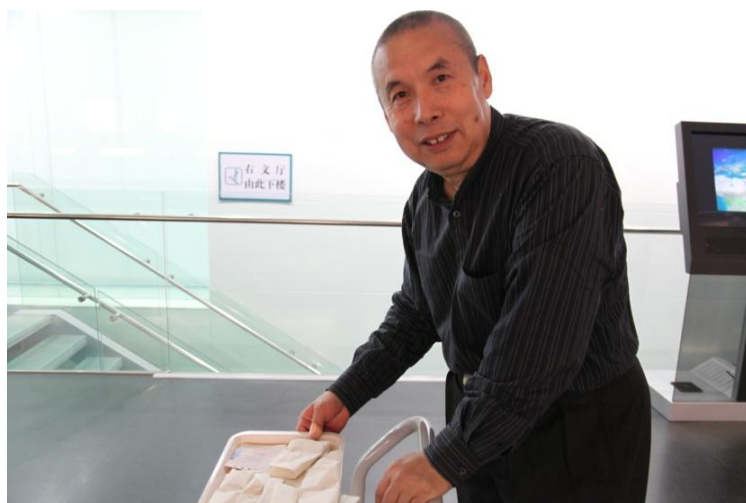
旧京风物展安装会衔

说起真本领，贾姥爷的本行其实是甲骨传拓。有些甲骨残片只有指甲盖大小，十分脆弱，要使用特制扑子轻轻拓印。第一次看见贾姥爷拓甲骨还是在非遗传拓展上，在忙活完布展的事情之后，又坐在了演示台前为公众演示甲骨传拓技法。别瞧贾姥爷平时大大咧咧，喜欢和我们开开玩笑，但是手里的活儿却是一点不马虎，小小的甲骨在他的大手上不一会儿就拓出一片。拓甲骨用的小扑子也是他亲手制作，用的是平时废弃的布头，他说这样才用着顺手。我们组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藏品数字化，有一次来人调试甲骨拍照设备，已经花甲之年的贾老师一直蹲着协助调试设备，他对专业工作的尊重令我们对他的佩服又深了一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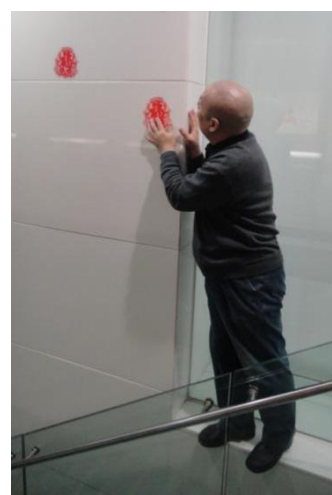


甲骨拍照设备调试

在没有展览的时候，贾姥爷也做一些与数字化相关的工作，这些工作都需要熟练使用电脑，其实这对于他来说是需要重新学习的。一开始交给他做光盘备份，可爱的贾姥爷在拷贝完一摞光盘后，像小朋友一样向我们炫耀起来，说“瞧我这个老头儿还可以吧”。其实，在我的眼里贾姥爷这个“老头儿”基本是“十项全能”的。工作上大家有目共睹，就连生活他也料理得十分妥当。组里很多人都有“姥爷秘传”菜谱，以及他后来接连照顾他的老伴儿和外孙、外孙女，我们喜欢开玩笑说贾姥爷是典型的巨蟹座，十分符合体贴、顾家的星座特质。尽管只有短短的相处时间，不管工作还是生活，“贾姥爷”的影响无处不在，其实这个“老头儿”一直没有离开吧。



2012年殷契重光馆藏甲骨展布展



贾老师脚下是一层楼高的镂空，十分危险